

新刊大宋宣和遺事

三

新刊大宋宣和遺事利集

詩

泰道亨時戒復隍。宣和往事可嗟傷。

正邪分上有強弱。罔克念中分聖狂。

天已傲君君不悟。外無敵國國常亡。

曰。道君驕佚奢淫極。詎料金人來運糧。

三月金人來運糧。二十萬斛宣撫司譚稹對使者道。

宣撫司都无片文隻字許糧之約。難以奉承其使云。

去年四月間趙良嗣曾許來。稹道良嗣口許怎可信。

憑終不之與。後來金人舉兵亦借此以爲辭耳。閏月。

京師地震宮中殿門皆搖動有聲又陝西蘭州諸山  
草木皆沒入地中其黍苗在山下者又生於山上朝  
廷遣黃潛善按視潛善歸謂訛傳不以實聞於上  
秋七月遣校書郎衛膚敏爲賀生辰使膚敏奏言金  
國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來聞北虜遣使吾先反之  
于威重已損萬一彼不至豈不爲朝廷羞臣至燕山  
伺候設若不來則以吏命置諸境上而返徽宗以其  
言爲然至燕山金使果不來遂置幣而返

十二月兩京河浙路大水是時災異疊見都城有  
青果男子有孕而誕子坐蓐不能收換易七人始分

媿而逃去。又豐樂樓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餘，忽生髭鬚，長六七寸，毓秀甚美，宛然一男子之狀。京尹以其事聞於朝，詔度朱氏妻爲道士。是歲河北山東連歲凶荒，民間米糧不給，爭削榆皮採野菜以充饑。至自相食，於是饑民並起爲盜。山東有張仙聚衆十萬圍濬州，濬州去京師纔百二十里而近，而朝廷恬不知之。又有高托山聚衆三十萬起於河北，徽宗遣內侍梁方元帥兵討之。

宣和七年正月，金人滅遼。六月，封童貫爲廣陽郡王。金人以遼主天祚被擒，李用和來告慶。徽宗詔童貫

復行宣撫雲中等路○八月有都城東門外賣菜夫突入宣德門下忽若迷罔將菜擔拋棄向門戟手而言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到八郎驕奢喪國尙宜速改也不爾悔無及矣邏卒捕其人赴開封府獄一夕其人方甦再三詢問竟不知向所言者密於獄中殺之○是時萬歲山羣狐於宮殿間陳設器皿對飲遣兵士逐之徬徨不去九月有狐自艮岳山直入中禁據御榻而坐殿帥遣殿司張山逐之徘徊不去徽宗心知其爲不祥之徵而蔡攸曲爲邪說稱艮岳有狐王求血食乃爾遂下詔毀狐王廟四十續

十二月金國遣幹離不粘罕分兩道寇邊。幹離不軍自燕山直犯河北。粘罕軍自河東直趨太原。幹離不入寇。遇吏部員外郎傅察爲接伴。賀正使遂至境上。爲幹離不所執。責令投拜。副使蔣區以下皆羅拜稱臣。獨傅察不屈。虜以兵脅之。謂察曰：南朝天子失德，我興兵來此吊伐。傅察回言：爾欲敗盟，借此以爲兵端。自古至今用兵者，以曲直爲勝負。南北兩朝勢均力敵，安知爾非送死哉！我項可斷，膝不可屈。虜酋大怒，執傅察而殺之。察乃傅堯俞的從孫也。童貫至太原，遣保州路廉訪使者馬擴奉使粘罕軍前。粘罕嚴

兵待之令馬擴用庭參禮數參拜粘罕踞坐以受其拜。謂馬擴曰：大聖皇帝初與趙皇跨海通好，各立誓書。期以萬世無毀，不謂貴朝違約，陰納張毅之降將。燕京逃去官民，盡行拘收。本朝累牒追還，皆以空文相給。我今大兵來，辯曲直，汝可辭我歸。擴自雲中迴太原，具以粘罕之言告童貫。貫欲逃歸計，請太原帥張孝純商議。孝純罵曰：金人渝盟，大王宜會諸路將士，竭力支吾。今大王一去，人心動搖，河東河北之地不旋踵而失矣。貫怒目瞋罵曰：吾受命宣撫，非守土臣也。孝純曰：大王若欲辭其責，則朝廷置帥欲何爲？

哉孝純撫掌笑曰平時童大王作多少威福一旦金  
虜渝盟便乃畏怯如此身爲國家重臣不能以身排  
患難但要奉頭鼠竄將何面目見天下士乎童貫卽  
日逃歸京師幹離不陷燕山府郭藥師等叛降之粘  
罕陷朔州武縣代州忻縣圍太原府幹離不犯中山  
府朝廷罷花石綱及非法上供并延福宮西城租課  
內外製造局○金國傳檄書至童貫得虜牒開拆始  
知爲檄書其言大不遜是時徽宗正行郊祭大臣匿  
邊報不以奏聞道是恐妨恭謝及恭謝禮畢方以檄  
書進呈徽宗徽宗御宣和殿下詔罪己求言 手詔



云

朕獲承休德托於士民君王之上二紀於茲雖兢業存於中心而過咎行於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悻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權已盡而牟利者尙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請謫見而朕不悟衆庶怨曠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帥師寡衆勤王捍邊能立奇功

者並優加獎異不限常制草澤之中懷抱異才能  
爲國家建大計定大業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陞  
用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中外臣寮士庶並許直  
言極諫實封投進雖有失當亦不加罪

庚申徽宗內禪以道君號退居龍德宮皇太子卽皇  
帝位立妃朱氏爲皇后遣李鄴使虜告內禪且講和  
好

幹離不帥兵犯慶源府其太史奏南朝帝星復明虜  
驚欲遁迴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幹離  
不信其言遂進師攻信德府執其守臣楊信功虜酋

登門撫諭居民○太學生陳東率太學諸生伏闕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之非指爲六賊乞誅之以謝天下其書略曰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及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於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而未暇用有四兇而未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於勤必以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用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切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凱而未用者非無奸臣賊子如四

兇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遺陛下。欲知奸臣賊子如四兇者乎。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李彥曰。梁師成曰。朱勔是也。臣等謹按蔡京罪惡最大。天資兇悖。首爲亂階。陷害忠良。進用儉佞。引置子孫。盡居要塗。變亂祖宗法度。竊弄朝廷爵賞。殘暴生民。交結閹官。包藏禍心。比之王莽。緣京用事。姦人並進。王黼相繼爲相。騁柔曼之容。肆俳優之行。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童貫實因京助。遂握兵權。至爲太師。封王。貪功冒賞。不寤事機。朔方之兵。遂致輕舉。敗我國盟。失我鄰好。今日

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恃者，梁師成實聯婚姻，以相救援。師成外示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藉賢濟姦，盜我儒名，高自標榜。李彥狼括民田，威震三路，奪民資產，重斂租課，剋剝太甚，盜賊四起。曩時清溪之寇，實由朱勗父子侵害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境響應，屠割州縣，殺戮吏民，天下騷然，彌年不已。皆朱勗父子所致。按朱勗父子曾犯徒杖脊，始因賄事蔡京，交結閹寺，收買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入己。騷動數路，蔑視官司，僅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之民，撤民屋廬，掘民墳冢，幽

冥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人迹所不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擅作威福迫脅州縣杖併必取往往顛踣陷溺以隕其身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而寢其皮天下扼腕於此六賊者久矣誤我國家離我民心天下困弊盜賊競起夷狄交侵危我社稷致道君皇帝哀痛罪己之詔播告四方京等六賊罪狀未白典刑未正天下無不歸怨上皇若不誅此六賊將何以雪道君皇帝之謗以解天下之疑哉况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

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敗祖宗之盟失中國  
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  
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誅市朝傳首四方  
以謝天下庶幾道君皇帝未爲之志繼成於陛下  
豈不偉哉書上不報

那時李邦彥未解相印纔出宮門數萬人攔路伏闕  
陳言皆指斥六賊專以淫佚蠱惑徽宗故宣和數年  
之間朝廷蕩無綱紀劉屏山有詩云

詩 梁園歌舞足風流 美酒如刀解斷愁

曰 憶得少年多樂事 夜深燈火上樊樓

樊樓乃是豐樂樓之異名。上有御座。徽宗時與師師宴飲於此。士民皆不敢登樓。及金兵之來，京師競唱小詞，其尾聲云：蓬蓬蓬，七乍乍，七蓬蓬，七是這蓬蓬，七乍此妖聲也。劉屏山汴京事紀有詩云：

詩 倉皇禁陌夜飛戈，南去人稀北去多。

曰 自古胡沙埋皓齒，不堪重唱蓬蓬歌。

是時徽宗追咎蔡京等，迎逢諛佞之失，將李明妃廢爲庶人，在後流落湖湘間，爲商人所得。因自賦詩曰：

詩 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

曰 縷衫檀板無顏色，一曲當年動帝王。



是年欽宗卽皇帝位改元靖康大赦天下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立春先是太史局造土牛陳於迎春殿至期太常寺備樂迎土牛鞭而碎之初五日夜守殿卒聞殿中哭聲甚哀又聞擊扑之聲移更方止平明觀之見勾芒神面有淚痕滴瀝襟袖猶濕其牛首墮於地上尙有刀斧痕可驗吏白有司密地脩補以行事識者皆知其非吉兆也正月下求言詔有監察御史余應求上書詔賜章服蓋自金人犯邊求言之詔凡幾下往往事緩則阻抑言者當時民謠言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初九日邊報金兵